

退出、复出，只为陪儿子长大

——对话中国著名摇滚音乐人秦勇

驻京记者 于明山



2005年初,秦勇突然宣布退出黑豹,从此销声匿迹。九年后,秦勇出现在“出彩中国人”舞台上,长发披肩的摇滚青年已是满脸沧桑的中年男人。当初为何退出黑豹?这些年去哪了?人们很好奇。

父亲离世儿子患病,教儿子认字学骑自行车、买菜做饭送家具……白色衬衣,一头短发,胡茬灰白,笑容温厚却略

显沧桑。记者对面看上去十分普通的中年男人,忆往昔,谈未来,平静且淡然,眼神里有喜悦,也有辛酸,写满了故事。

黑豹时代的秦勇,手拿吉他,长发飘飘,那份声嘶力竭、热血沸腾的不羁风范,令迷恋摇滚的年轻人为之疯狂。但在家陪伴患病儿子的平凡父亲的故事,或许比过往的辉煌更让人动容。

生下这么个孩子,一度觉得这辈子完蛋了

记者:黑豹最红火时退出,乐迷吃惊,乐队成员也不理解。为什么退出?能讲讲当时的状况吗?

秦勇:17年前,儿子出生,虎头虎脑,可爱极了,我叫他“大珍珠”,一家人都为这个新来的小生命高兴。

慢慢发现大珍珠不对劲,说话晚,走路也晚。三岁进幼儿园,说的话全是他自己编的,管吃饭叫“嘎嘎”,玩儿叫“目巴齐”,谁听得懂?明明饿了,也不给吃的,想出去玩了也不带着去,儿子急了就动手,把同学都给打遍了,见到家长,就赔礼道歉。

有家长提醒,该带孩子看医生。得知儿子患有重度感觉统合失调症,根本无法接受。哎,觉这辈子完蛋了,生下这么个孩子。我和媳妇儿挺

沮丧,我爸妈倒很乐观:比咱家惨的有的是,去面对呗,只要多爱他,没问题。

记者:放弃视为生命的摇滚,做这个决定有过挣扎吗?

秦勇:感统训练营的老师跟我说,不用担心,多花时间陪他就有希望。儿子出生后,演出就没断过,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从来不在家,挺内疚的,肯定是没经常在一起,儿子才这样。带着儿子去针灸、贴耳豆,开始把一些精力从演出放到儿子身上。但黑豹需要自己,或许是更享受舞台上的鲜花和掌声,仍然忙着去各地演出。

2003年8月15日,我的人生有了很大转变。那天是黑豹乐队的演唱会,父亲来给摄像,却不幸突发脑溢血昏倒在地。

那个录像还有呢——拍着拍着,镜头一晃,

“啪”地一声就倒了。当时我在台上,完全不知道。心里非常愧疚,父亲临终前安慰我说:“我非常高兴,因为我在最后一刻看到了儿子的演出。”

总觉得还有时间去孝顺父母,父亲突然走了,很长时间都无法从痛苦和内疚中走出来。我突然领悟到有很多东西用钱是买不到的,比如亲情。

父亲是我的知心朋友和音乐启蒙老师,不逼我干什么。我喜欢弹吉他,他就鼓励我说,喜欢一件事坚持一辈子,就是最伟大的人。爸爸没有了,我应该把更多的父爱带给我的儿子,让儿子能够有我过去对我爸爸的那种体会。

乐队不能再做了,儿子都照顾不好,音乐再好也没有意义,要抓紧时间守护亲情。为了儿子,我做出了人生中特别大的选择:退出黑豹乐队,回家陪伴儿子。

既是慈父、玩伴,又是护工、良师

记者: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承载了父母的爱和汗水,更不用说是像大珍珠这样的特殊孩子。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?

秦勇:这些年里,从慈父、玩伴,到护工、良师,每一个角色我都倾尽全力。

做康复训练是每天最重要的事。系鞋带简单,但对感统失调的孩子来说,可能是终身需要克服的困难。别的孩子可能十次就会,儿子一千次才行。就这么一点点地耐心教他,隔三差五就能发现他的进步。

孩子学会骑车,未来就有希望。冲专家这句话,开始练习。儿子踩着车东倒西歪,我扶着车后座拼命跟着,摔倒,扶起来,继续……一年后

“大珍珠”可以骑上一小段了,当时看什么都是美的。一路回家,特显摆。从那一天起就坚信,儿子什么都可以学会。

记者:孩子有问题,最后坚守的大多数是母亲。为家庭放弃事业的男人不容易,特别是这个男人还是摇滚歌手,不离不弃,很励志。

秦勇:花时间陪孩子成长,说来容易做起来难,尤其面对患病的大珍珠。

有流泪的时候。特别枯燥、持之以恒去训练,才有一点点收获。曾陷入过濒临崩溃的边缘,比方英文字母W和V,教了三个小时他都记不住。我火冒三丈,举起手要打他。看到一些父母因为孩子的顽劣淘气而恼恨,因为孩子的生

病影响到生活和工作而抱怨,因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而横加指责……我就羡慕,这些恼恨和抱怨太奢侈了。

更多的时候是开心。哎呀,他会做这个了,今天又比以前好了,特别有成就感。儿子已经17岁了,专注力、服从力明显提高,智力水平也比同样状况的孩子要高。骑车需要平衡,原以为是天方夜谭,没想到坚持去做,就真的学会了!儿子是我这辈子的一个奇迹,我等待着奇迹的出现,这让我每天都生活得很有希望。

我和媳妇儿比一般的父母要付出更多,没啥励志的,就是和所有的父母一样,认真活着,遇到困难的事儿,千万别放弃。

生活的挫折是生命的修行和考验

记者:不唱歌了,在家带孩子,吃什么?吃积蓄?唱摇滚也没多有钱啊。

秦勇:一方面是兴趣,但更多的是解决生存问题,就开了个家具厂。每天除了带孩子送家具,就是去买菜给工人做饭。

刚开始去送家具,特别是买菜时和菜贩讨价还价被人认出来,觉得不好意思。曾经的辉煌带不来什么帮助,被人坑过骗过,生意失败过。一想怎么办?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,唱不了歌就得去面对这些,专心做好每件事才是应该的。

记者:你的新歌《一起长大》中,用责任、爱、汗水讲述了对成长的深切体悟。陪儿子成长,你自己有些什么收获?

秦勇:我曾经是浪子,放荡不羁。当了爸爸也跟没当一样,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。过去我应该是郁闷的吧?说怀恨在心也行,就是总觉得我说的是对的。

陪伴儿子,找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,它给我带来了自信和选择的余地。音乐现在只是伴侣,它和我的生存没有关系,有这种心态,怨恨

“父王,我希望再在舞台上看到你唱歌”

记者:黑豹换了新主唱,窦唯出了新专辑,当年的伙伴还活跃在乐坛,还那么辉煌,有什么想法?

秦勇:这些年一直为生活奔波忙碌,但骨子里对音乐的热爱从未改变。弹琴唱歌,写点东西,大珍珠在的时候,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。

中国歌坛天翻地覆,摇滚乐已经从当年的另类先锋转变成为当今主流的音乐类型。看到电视里过去的伙伴还在唱歌,心里很向往,甚至有些嫉妒,但只是一瞬间。

记者:复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?也是为了儿子?

秦勇:复出是因为儿子的一句话。跟儿子一起看《我是歌手》时,儿子说:“爸爸,你去唱歌可能会唱得很好。父王,我想再在舞台上看到你唱歌。”

音乐是我跟儿子沟通的桥梁。儿子做别的,要付出比别人多十倍二十倍的时间和努力,在音乐里面,他才有那种我朝思暮想的眼神和感觉。我在台上唱歌,他那个专注哦,是平常看不到的。命运不乏苦涩,生活有时也让人感到绝望,但只要忍耐,只要有爱,苦涩中会酿出甜蜜,绝望中会诞生出希望。我要把自己这些年生活、生命中的感动用歌声表达出来。

记者:参加《出彩中国人》是重归乐坛的信号?未来有何规划?

秦勇:没有什么“复出”时间表,“重出江湖”“重整旗鼓”都过于刻意。最红的时候,没觉得有多辉煌,低谷的时候,也没觉得差到哪儿去,这就是生活,大悲大喜早就远离了我的生命。

陪儿子“一起长大”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课

题。我们建立了无比信任的关系,他会自豪地跟我的朋友们介绍,“他不是我爸爸,他是我的哥们儿”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儿子都会跟我说。

我们终究会老,现在想得最多的是让儿子学会生活自理,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。怎么和别人交流,怎么买东西等等,以前他完全不会,现在基本有概念了。以前他根本没想过学开车,我会说你那么喜欢旅游,如果以后我陪不了你,你要自己或者你带你女朋友去呢,你要自己学开车啊。他说好吧,等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去学。

儿子很小的时候,发现他有绘画天赋,对于色彩和图像尤为敏感。对于儿子的爱好,全力支持。儿子还说要当导演,拍古装戏。有个朋友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这些特殊孩子的一个“戏剧疗愈社”,我觉得非常适合他,儿子一定能行。